



(视觉中国)

五十岁与秋同行

■罗海亮

入秋,天干物燥。一条老狗软怠地趴在草丛里,扯长脖子摊在地面上,一截粉嫩的舌头从微张的嘴里倾斜而出,时不时喘上一口粗气,来往的脚步声撑不开它那热得眯成一条缝的眼睛。树上的知了有一阵没一阵地闹腾着。

一位嬷嬷牵着一个女孩迎面而来。小女孩五六岁的模样,穿着粉色的裙子,扎着马尾辫,黑溜溜的大眼睛嵌在肉嘟嘟的脸上,蹦蹦跳跳着,像一只蝴蝶在起舞。“老伯伯好。”稚嫩的声音从小女孩嘴里传来。我心底犯着嘀咕,现在的我很老了吗?我蹲下身子,拉着小女孩的手,微笑地哄着,“我不是老伯伯,来,再喊一次。”“爷爷好。”小女孩胆怯地喊着,明显感觉我的震惊,她的眼睛里也充满了疑惑。

微风拂过,路旁的松树纹丝不动,枯萎的松针无声地飘落,似乎在缝补这被

童真撕裂的空气。我松开她的小手,拾起一根枯萎的松针,在手心里细捻起来。

抬头望去,慵懒的云朵或近或远地浮在天空,阳光随微风在蒸笼般的大地上晃荡,格外刺眼。远处的山峦与天际接轨,那是天上与人间的分界线,上方是天空的深蓝,下面是稻穗的金黄。一茎开始微黄的斜草稳稳地、细细地在墙角里颤着。搭在墙头的葡萄架被浓密的葡萄叶遮盖,藤条不知什么时候探过了墙头。架下成荫,葡萄一串高过一串,有的掩映叶间,有的吊于高处,紫的晶莹剔透,绿的饱含青涩。我想,那是它们与秋同行时的颜色。而五十岁的我,在这个秋天里行走,已被酿成什么样的颜色呢?

我揣着慌乱的心情折回家,站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起自己来。好像很多年以来,我都没有这么正式地端详过自己,仔细打量镜中的我,曾经对鬓角偶尔跳出了的几根白发嗤之以鼻,用各种

染色剂简单梳理一下,轻轻松松地就阻挡了它的脚步。一直以为,我以黝黑的头发,标准的身材和较时尚的打扮,彰显着年轻。可鬓角的白发不断向头顶进军,它们醒目地倔强地生长着,毫无顾忌地展示着,向世人宣布它的存在。眉间不经意间多了一道川字纹,沟壑里掩埋着岁月的痕迹,眼角的鱼尾纹在似笑非笑间隐隐约约地出现,手臂和躯体上的肌肤的确还不错,白中透着弹性,但裸露的手臂已经有了几个色斑。眼神不再单纯,除了知性和自信,还收留了我的风雨足迹,掩映着一些世事后的沧桑与淡定。突然间想起,看手机、写东西、敲文字时,眼前出现的模糊感已经有一段时日,该是需要配备一副老花镜的时候了。曾经自信满满的血肉躯体被岁月烟火磨砺出了现在这副模样,在一声不自主的叹息后,不得不面对事实,镜子里的我已经五十岁了。也许,一个人的衰老不是轰然一声的,是不由自主的,点点滴滴又悄无声息地在时时刻刻地变化,连得只有在小女孩的童真中感觉到,提醒自己应该勇敢地与现实对话。

生命力随自然万物运行。四季更迭,万物从葳蕤生长到枯萎凋谢,再从枯萎凋谢到葳蕤重生,它们没有游走的灵魂,没有缜密的心思,不惧枯萎,也不会惦记来年会如何生长,更不必在意应与谁言,是否有人懂,只要一种信念:只要根在,春天一到就一定会长成。在大自然的铁律面前,与万物生长相比,我们不得不低头承认人的渺小。我们从一声啼哭中生,经过繁荣,走向宁静,又从一阵哭啼中离开,不管是辉煌、平凡或卑微地走过人间,都不必感叹何以有那样的过去和这样的现在,更不必回头和较真,因为都不会重来。

然而,五十岁的年纪也有着独特的魅力,犹如行走在人生的秋季里,收获满满。譬如房贷基本还清,譬如孩子参加工作并谈上了恋爱,譬如父母尚健在,回家还可以真真切切地喊一声娘亲。虽然时光的车轮不会为任何人停下,容颜也日渐衰老,但是五十岁的年纪正在与秋同行,我们应该皈依内心与顺从灵魂,梳理皱纹和白发,把自己还给自己,不必想太多,认真工作,好好生活,在岁月中沉淀,在时光里优雅地老去。

古驿道行记

■苏锦波

惠安盘龙山下,有一条平行于324国道的古村道。二者相距不过二公里。这村道基石犹存,磨得光滑,是古时候连接岭南到京城的官道。我独行于此,脚下踏着的是千百年来足迹所打磨出的历史。

村道两旁,锦田驿、居仁驿、驿坂、涂岭等驿站遗址尚可辨认。驿站旁的马厩、店铺、车店,虽已颓败,而形制犹存。当年车马喧嚣,人声鼎沸,俱往矣。我想象着那些赶路的官员、商贾、驿卒,在此歇脚打尖,交换消息,然后又匆匆上路。应运而生的染坊、米铺、油坊,想必也曾是一条热闹街市,如今却只余断壁残垣,在风中诉说着往昔的繁华。

驿道旁有一株老榕,怕是有几百年了。榕树旁又有一座石笋塔,是北宋遗物。浮雕双龙戏珠,仰莲座上托着一个尖塔,雕工精细,古意盎然。我抚摸着那被风雨侵蚀的石面,仿佛能触到历史的脉搏。

离此不远,便是三王入闽的王潮陵墓。背靠盘龙山,面朝无垠田野,果然是一处宝地。旁边建有三王祠,祠前立着三尊石像,正是王审邽及其子王延彬等三人。他们主政泉州时,招贤纳士,为泉州的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站在石像前,我不禁遥想当年,他们自中原南下,在这片土地上开创基业,是何等的英姿勃发。

夕阳西下,我沿着古驿道慢慢往回走。脚下的石板被夕阳镀上一层金色,更显得光滑可鉴。忽然想到,这驿道连接的不只是地理上的南北,更是古今的通道。我们行走其上,便是在时间中穿梭,与古人对话。

历史从来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,更是这脚下的石板,路旁的榕树,残存的驿站,和依然挺立的石塔。它们默默诉说着过往,只待有心人驻足倾听。

暮色渐浓,我回头望去,古驿道在夕阳中延伸,仿佛没有尽头。

古早味米粉

■李智猛

对于许多泉州人来说,炒米粉是一道再熟悉不过的美食,但与之伴生的一种独特早餐,却鲜有人知——那甚至只是只有福寿村的孩子,才尝过的味道。

晚上,六叔来家里和父亲聊天,我也坐在一旁闲谈。说起早年做米粉谋生的艰辛,大家都不胜感慨。

我还记得,那时完全靠人工制粉。巨大的灶台上架着一口大锅,我和五叔在灶口烧火。不记得是二叔还是三叔,正一圈圈推着沉重的压制机——那时没有电动马达,也没有拖拉机头,全凭人力将米粉团从布满0.5至1.5毫米细孔的碗形铁器中压出,初步成型的米粉就这样直接落入滚沸的大锅中。

父亲和六叔十分惊讶:“那时候你才三四岁,居然还有印象?”我笑着说:“是啊,而且我还记得一道特别好吃的早餐。”

通常米粉越细越好吃,也更受人们

欢迎,当然制作起来也更费劲(友情提示:越细的米粉,越考验炒粉功夫)。米粉在沸水中焯烫三分钟左右,就要捞起放入冷水中,直至完全冷却。至此,那份专属于福寿村孩子的早餐,就初步准备好了。

压制米粉这类重活,通常由家中的壮劳力承担;而摊凉、成型的工作,则多由妇女完成——她们将冷却后的粉条捞起,铺排在竹匾上,摊成薄薄的片状。

像旧电影回放一般,我以第三视角看见:幼年的我捧着碗,从屋里跑向晾晒米粉的大埕(硬化的场地)。那时太阳还未升起,母亲和几位婶子正从一个木桶中捞出已经冷却的粉条,仔细地摊在竹匾上。看见我端碗跑来,母亲笑着接过碗,从桶中捞起一小撮粉条放进去,再递回给我。那个小小的我开心极了,捧起碗就往屋里跑,钻进厨房自己找来酱油,轻轻淋上一些——一顿美味的早餐就这样完成。幼小的我满足地吃着这碗独特的米粉,脸上

写满了幸福。

然而,想吃到这样的早餐,需具备特殊条件:米粉在摊开晾晒之前已经焯熟,只需简单酱油调味就极为鲜美。而一般人见到的米粉,都是已经晒干、硬邦邦的,要吃必须再经过烹炒或煮汤。

父亲和六叔也陷入回忆。大约1989年,家里遭龙卷风掀翻了老屋,或因其他原因,从此不再制作米粉。父母专心教书,二叔、三叔、四叔外出务工,五叔考上大学,六叔则去学手艺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好了起来。

看我一脸怀念,父亲笑着说:“想吃的话,明天周末就回老家啊!”我苦笑:“可我起不来……”如今,虽然压粉工序已改用电动马达或拖拉机头,不像早年那么费力,但其他工序仍坚持纯手工制作,人们依旧凌晨四五点就要开工,才能保证一天的产量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